

论海德格尔居住伦理思想及其对 “记得住乡愁”的启示

杨航征, 华锐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55)

摘要: 海德格尔将“诗意的栖居”规定为居住与建筑的本性,同时赋予精神家园以建筑同样的意义。其居住与建筑思想始终包含着对失去精神家园的担忧以及重建精神家园的伦理关切,核心是“人的生存本身”。居住与建筑不仅意味着交往和沟通,更是在世的精神慰藉。海德格尔的居住伦理思想启示我们,“记得住乡愁”要通过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来承载乡愁,通过建筑与思想统一来安放乡愁,通过乡土文化和情感记忆统一来传承乡愁。

关键词: 乡愁; 海德格尔; 居住伦理

中图分类号: B 516.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7)06-0016-06

建设美丽中国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具有重大战略性意义的历史课题。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又提出了建设美丽乡村的奋斗目标。十九大进一步明确提出,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的建设目标。在美丽中国的建设过程中,“记得住乡愁”是重要的人文内核。习近平总书记说:“什么是乡愁?乡愁就是你离开这个地方就会想念这个地方。”海德格尔认为,居住是人存在的基本方式,人为居住而思想,人在思想中居住,居住的本性在于“诗意的栖居”。他的居住与建筑的哲学思想,自始至终都包蕴着以“人的生存本身”为核心问题的伦理意蕴,其中最重要的内涵就是“家园”和对失去家园之理想的复归。不论是海德格尔将此在作为基础存在论,用来反对无根本本体论,确立“到时的”肉身存在的表述,还是把“存在”与“居住”相互等同,将存在的本质复归于“人在大地上诗意的栖居”的做法,都开拓了人类与时间、空间相互交谈的崭新的维度,进而形成了一个敞开的、澄明的生存之境,这即是人类生活的源始之域,是不带任何偏见、无需任何条件都能使我们为之倾注全部思想情感的乡愁之所在。这为我们今天“乡愁”文化的建设提供了

重要启示。

一、“流俗时间”带来的“无家可归”

海德格尔在对以往存在问题进行存在论上的肃清之后,说明了常人的生存状态,即为两类时间之域下人的存在本质的确定:一个是“源始的存在”、“本真的能整体存在”;另一个是“流俗的时间”中的存在。他认为,源始的存在论根据乃是时间性,可以间接说明此在存在的历史性。本真的时间性存在指的是一种朝向过去、立足现在、展望未来的相互交融与首尾相连的时间的环状结构,这种时间性体现出的是此在的“在场性”和存在的“本真态”,体现了历史“出自这过去的渊源”一层含义。他强调出自渊源的历史“以‘造就时代’或‘划时代’的方式在‘当前’规定一种‘将来’。历史意味着一种贯穿‘过去’、‘现在’、‘将来’的作用联系。”^{[1]429}这意味着一种“作用联系”的历史,消解了时间看似不在场的三个维度,也为时间在空间上开出地点提供了可能。与此相对,“沉沦的时间性”,或是“流俗的时

收稿日期: 2017-09-03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我国居住建筑交往空间缺失的伦理学研究”(15YJA720011)

作者简介: 杨航征(1968-),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道德建设与人的全面发展;华锐(1988-),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建筑伦理。E-mail:942776889@qq.com

间”，则把“当下”当成是时间的核心，时间因此显现为一系列一面逝去一面来临的“现在”。在这个意义上，时间仅被当作单一方向运动的一维模块来看待，进而隐去了时间中此在之生存图景的丰富。“流俗解释把时间流规定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前后相续”，“把时间当作一种无终的、逝去着的、不可逆转的现在的序列”^{[1]480-481}，“时间被领会成为前后相续，现在之‘流’，或是‘时间长河’”^{[1]476}。可见，本真时间所言之过去、现在，与将来之间相互呼应的本原联系，在流俗时间这里被消解成为只存有一个“不可逆转的现在”，即导致一个“重世功，重当下”的生存机制的产生，从而促使过去和将来的反思意识不复存在。

可见，我们通常所说的“乡愁”，可当作是本真时间的产物，可理解为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通俗地说，即表现为“回忆”和“展望”的人之常情，这就是与流俗的时间不同的地方。比如诗人席慕容的《乡愁》：“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惘，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离别后，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

诗人挥之不去的是过去故乡的那情、那景，虽然故乡的面貌已经被岁月剥蚀的有些难以追寻，但是那思想的惆怅、对故乡的回忆之情却溢于言表，随着时间的推移，故乡的面貌消融在了诗人的家乡对祖国的浓烈愁绪之中。越是记不清那乡容，就越是忘不掉对过往的纠葛。诗人余光中的《乡愁》也是如此：“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本真时间诱发了作者对“过去”的愁苦怀念之情怀，以及对“将来”的期盼和向往。正是过去、现在、将来这三维时间的相互勾连、相互缠绕，烘托出那份令人难以忘怀时时挂念的乡愁。按照流俗时间观的逻辑，把握当下就是展望未来，亦是对过去难舍难离之情景的最好回应。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得过且过，及时行乐，回忆过去被他们看作是浪费时间的无聊之举，展望未来被他们

认为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如此一来，那“阳春白雪”式的回忆乡愁之举自然成为他们的生活奢侈品。时间的快捷却以牺牲空间的“场所性”为代价，进而消解了人的本真生存状态。譬如以现代建筑为核心的都市化进程，极大地带动了偏远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了城乡居民的物质生活差距，但也淡化了城市和乡村的差异，最终导致望不见山，看不见水，记不住乡愁。

二、归还思想的家乡：“我存在”即“我居住”

海德格尔的居住伦理思想中最重要的就是对“家园”的解读，以及对无家可归之返乡的再思，即思想应当作为一种建筑，返乡意味着思想自身重塑居住的家园。

海德格尔的居住伦理思想就是指人的存在及生活，建筑促使人的安居成为可能，人赋予建筑以场所的意义，建筑亦不仅仅是居住的工具，二者都是时间之流内部的经验之思。居住与存在者之关系在其《筑·居·思》当中得到了很好的阐释，即“真正的栖居困境乃在于终有一死的人总是重新去寻求栖居的本质，他们首先必须学会栖居；不论住房短缺多么艰难恶劣，多么棘手逼人；栖居的真正困境并不仅仅在于住房匮乏”^{[2]1204}；即表明，ethos（伦理）这个词最初的意义不仅仅指示出有关道德意义上的“为善”，更意味着人的“居留、居住之所”，“指示着人居住于其中的那个敞开的区域”^{[3]8}。

居住之于伦理，那千丝万缕生命之脉络的联结，具有时间性意义的存在论包含了海德格尔的人伦思想。通过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一句“语言是存在的家”便得以窥见。而关于 sein 的追问，“这儿”已经冲破了仅仅指示存在本身的含义。《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一文将其转向一个关于对“家”的生活图景的描述：“谈及存在之家，这并不说是当作形象的引申，引出‘家’而至存在论的概念上去，而是按照事情被思过的，存在的本质出发；我们终有一天，将思有关于‘家’和‘居住’是什么的问题。”^{[4]27-29}

综上，在海德格尔看来，居住是与家紧密相

关联的一个范畴,同时建筑也就因此被带上了“家”的伦理学色彩。人的居住规定了建筑 and 思想,建筑 and 思想要听命于居住,服从于居住。其主要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作为居住的建筑,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护养植物,另一个是建造建筑物。海德格尔认为,能够护养植物的建筑是更具有意义的,也就是说护养本身就是居住的属性,而居住的内涵之一就是保护。在这样的维度上,建筑是属于居住的,建筑不只是居住的手段,而且是“去居住”的动态结构的显现。在这样的意义上,居住就规定了建筑,而且规定了思想,因为居住,即人的存在,才是最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思虑的东西是什么?简单说来,就是我们该如何好好地存在,好好地生存,保护我们的家园,并直接亲历大地的美好。居住如同开辟一条道路,如同乡愁召唤出“返乡”,即是用本真的时间意识去破除流俗历史的反思性活动,达到保护并深爱我们家园的目的。

其次,居住意味着交往与沟通。《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说:“建造, *buan*, *bhu*, *beo*, 也就是我们德语中的系词‘是’(*bin*)。”^{[2]1190} 由于德语存在系词的变位,故而系词“*sein*”就有多重人称表达的形式:我是(*ich bin*),你是(*du bist*),他是(*er ist*),我们是(*wir sind*),您是(*Sie sind*)等等,诸如此类。那么,何谓“我是”?《存在与时间》开篇即这样说到:“此在的本质在于它的存在,这个存在者之为存在的那个存在是我的存在。”同时,在包含有“是”(*bin*)的意思的古词 *bauen* 之处,海德格尔同样给出了回答:“‘我是’、‘你是’意味着‘我居住’、‘你居住’。我是和你是的方式,即我们人据以在大地上存在的方式,乃是 *buan*, 即居住。所谓人存在,也就是作为终有一死者在大地存在,也意味着:居住。”^{[2]1191} 由于德语的称谓之特殊性,使得每一个作为人称代词的主词都可以同样被当作言说的宾词,“我是我居住;我是即我在”,在他对你说的的时候也许就是“他是他居住”,又因为德语中“他”(*er*)在指代对象时,“它”(*es*)可以借用其同形词表述,也就不难发现, *bauen* 可以兼具不同的、可以互换的人称,借以体现出一种不同人

称之间彼此互通的奇特含义,并进一步完善其作为“关爱”、“照料”等伦理内涵(因为可以互相借用指代),体现出一种“我”、“你”、“他”、“我们”、“你们”、“他们”为了重建共同的家园而努力生存的巨大精神力量。

海德格尔提出了一个关于“桥”的描述,形象地呈现了人与自然沟通的生存图景,同时说明了人在四元之中存在的意义。在桥还未能矗立在那里发挥它联结与互通的作用之时,那里便什么都没有,人构建了桥,并赋予了它生命的意义。桥把河水和天空一分为二,连起不同的生存土地,供人们在上面行走,互通有无,交换各自不同的生活场所,汇聚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渴求。人们在它的周围建立用于祈祷的神庙,在神明的注视下,谦卑地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作物丰收。可见,桥的出现使原本虚无的空间产生了不同的定义,促使天地人神各司其位,尤其是人对自身定位的恭谦之道德体现,促使新的家园在勤劳与节制的苦乐生活当中逐渐回归。

再次,居住是在世的精神寄托。居住是人生存在世的基本存在方式之一,你怎么居住着,你就怎样生存着。这里面存在一个这样的归复:世界作为工具体现在“此在”对其的使用之中,形成由“烦忙”带来的“此在”和其他存在者之生存,又因为“此在”作为特殊的存在者而具有“言说”的特质,如此一来世界在其面前就不再仅仅是一团被动而无生气的烟雾,而显露出被语言召唤的可能,即被语言所赋予名称,吐露自身的历史意义,从而昭显自身的价值。“此在”作为世界众元的一个环节,因而能够将自身朝向世界,展露自身;建造也因此而升华成为在世界中的人朝向生命本真的基本生存方式。这就是归复“语言之家和栖居的开始”。

就此,海德格尔指出:“诗意地居住的人把一切显现者,大地和天空和神,带入那自为的持立的、保存一切的显露之中;四元的每一个在其自身生成中不如说是为了其自身的剥夺。这一生成的剥夺是四元的镜子的游戏;不再意味着存在者,也不再意味着存在者的存在,而是存在自身,因此是虚无化中的虚无。”^{[2]946} 他使用“天地人神”四元共舞的诗性方式构建了一幅主体向自身归复,

并把自己朝向世界的图景，即为审美的图景。他认为，语言本是存在的家园，因为人们思考的问题始终就是如何好好居住于世，导致现在事与愿违的结果并不是语言自身出现了错误，而应该是我们没有让语言好好去说，我们抛弃了居住的诗性特质，借用不同的技术与新的社会管理制度改造那个本真态的家园，自然会无家可归。海德格尔强调诗意的居住，认为“诗意和居住同属一起，相互呼唤”。他所说的诗指的是符合人的尺度，以及澄明的状态，即真理体现在祛蔽与遮蔽相互冲突的那个林中空地上，在那样的一个居住的场所里，语言在无家可归的召唤中，将存在的本质掷地有声地显现出来。

《筑·居·思》和《通向语言的途中》强调，我们所处的时代从其根源出发来看就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时代。世界拒斥自身，但肉身的在场只能换来存在本质的不在场，“居住”因而成为“无家可归”。语言对世界的召唤才能够引导此在朝向其本真态，激发出此在进入自身内部“存在之家”的可能性。“诗意地居住的人把一切显现者，大地和天空和神，带入那自为的持立的、保存一切的显露之中。”^{[5]198}而世界作为家园，是本性的语言的寄存之场所，人若要真正诗意地居住在大地上，就必须接受四元世界给予人的意义，融入到天、地、神、人四元之中去，遵守人的尺度，在语言的家园中居住，从而最终实现在敞开之域、遮蔽之域、人之域、神秘之域之内，作为能死者的人诗意地居住。而当人诗意地居住时，四元世界也就随之敞开，人即返乡。

三、海德格尔居住伦理思想对“记得住乡愁”的启示

十八大报告强调了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性，认为美丽乡村的构建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美丽乡村建设的内涵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记得住乡愁”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使命上。从海德格尔居住伦理思想上看，乡愁即为归复和护佑。归复人与自然和谐存在的共同圣境，就是爱护自己，让心灵出离困境，让肉身获得救赎的存在之家园和诗意的栖居；“乡愁”二字统摄了人与除自

身之外的世界中的其他存在物，表现为自然中人和人的自然之思。人不仅仅作为存在的工具或是工具的使用者而存在，反而应与自然合一，如此便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的二元论思维模式。可以说，“乡愁”赋予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关系，为当前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思想和实践契机。

海德格尔的思想体系庞大而艰深，但其始终不变的关于人本身好好存在的核心思想，对于完善我国精神文明体系、创建美丽乡村文明等方面仍然具有颇多启示。

1. 通过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承载乡愁

德语词汇“befinden”既体现了“存在于此”之本意，同时还兼有“身心感觉”之延伸意义。因为此在总是不由分说地被抛入到世上的，此情此景之中难免会裹挟着复杂的情绪。《存在与时间》指出，“昂扬的情绪则能够解脱存在的公开的负担；情绪公开了‘某人觉得如何’这种情况”；在这之际，“有情绪把存在带进了它的‘此’。”^{[1]151}“情绪”与“乡愁”可谓异曲同工，甚至乡愁本身就是一种情绪的表现。因此，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和记忆中的故园，而是要看得见山，望得见水，才能留得住乡愁。“看得见”有显现之意，流露出朝向山水本身的、山水自身内在的符号化言说。语言召唤世界即是在通向语言的途中，此在才得以真正住进“存在之家”。语言不仅仅指说出的话语，更兼有其自身的超越性，而乡愁本身就是语言超越性的体现：对于故乡山水的乡情往往不需要肉眼的接触，因为乡愁是自然而然由心而生的，如同海氏强调的“本真生存着的自己的自一性”^{[1]157}的存在。乡愁要自然而然地显现，理解为当人“不在场”之时由心而生的那份对最为真挚的故乡山水形象的怀想与惦念。

习近平在任职福建期间为《福州古厝》一书所作的序中说：“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历史、保存城市的文脉、保存历史文化名城无形的优良传统。”^[6]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第一次提出建设“美丽乡村”的奋斗目标。同年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城镇建设，要实事求是确定城市定位，科学规划和务实行动，避免走弯路；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

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7]这里的“尊重”、“顺应”体现的不再是人类的至高无上和对自然的控制,反而是将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置于优先考虑的位置,体现出一种保留原有的自然山水,因地制宜,顺势而为的可持续的发展策略。同时,“尊重”、“顺应”也深深地折射出海氏居住伦理思想的“护养”和“爱惜”之内涵。环境第一,居住第一,如此万物才得以更好地得到人的庇佑,好好地繁衍生息,“此在”亦因此成为被自然应允的存在。农村的地要继续耕种,而农耕文化更是需要加倍耕读。同时,乡民要恪守自己职务,即海氏提出的人要“呼唤自身的‘良知’”,节制对自然的贪欲,遵守自然之道,体察“自然的情绪”。人应该用自然之尺度丈量自己的所作所为,才能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平衡的发展,从而实现乡愁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2. 通过建筑与思想的统一安放乡愁

海德格尔认为,建筑与思想一样,都是定居不可分割的方式,以不同的方式同属于定居,二者可能也必须实现对话和统一。“在我们这个令人忧虑的时代里,定居的状态又如何?所到之处,人们都在凿凿有据地谈论住房困难。不仅谈谈而已,人们也在出力。人们试图通过筹措住房,促进房屋建设,规划整个建筑业,来排除这种困难。不管住房短缺多么艰难恶劣,多么棘手逼人,定居的真正困境都并不只在于住房匮乏。真正的居住困境也比世界战争和毁灭事件更古老,也比地球上的人口增长和劳工状况更古老。真正的定居困境乃在于:终有一死者总是重新去寻求定居的本质,他们必须首先学会定居。倘若人的无家可归状态就在于人还根本没有把真正的定居困境当作困境来思考,那又如何呢?可是,一旦人去思考无家可归状态,它就已经不再是什么不幸了。”^{[2]1204}海德格尔实际上是从人的定居、人的生活方式出发,来思索建筑、村落、城市空间的构造和布局,他为我们提供了一条以人为本、建筑与思想相统一的重要思路。

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往往仅从工具的角度出发,或者从建筑实体物理的、技术的、工程的角度,或者从形式的、装饰的、审美的角度,甚至仅仅从实用的、功能的、经济的社会角度去理解

和建造建筑空间,这些角度都不能将建筑统摄在人的生存方式、人的定居的整体范围之内。城镇化建设中,往往为了扩大建城面积肆意侵占农村土地,致使许多农民搬离了老宅,住上了高楼,原来的乡村变成了“城中村”,永远失去了原有的村落文化和村落生活方式,偏轨化的城镇化建设加速了村落的衰败,也使得“乡愁”无处安放。海德格尔强调建筑与思想的统一,毫无疑问在启示我们一定要因定居而建筑,因定居而思考。

3. 通过乡土文化和情感记忆的统一传承乡愁

海德格尔强调人类的生存是充满悲剧的,但同时也是美好的。正因为堕入盲从而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从而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才得以唤起人们对筑造美丽家园、让精神和肉身回归故乡的强烈愿望,返乡活动就是对本尊愁绪召唤的最好回应。而超越生死的气概和向往真善美的生存之道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它来自于乡村,来自于黄土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各地的地域乡土文化是千百年来厚重的文化积淀,是一个地方重要的精神内涵所在,传统乡土文化的有益成分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实现现代社会发展必需的精神营养。当前,由于地域文化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使得乡土社会失去了精神根基,导致乡土文化被严重挤压。实际上,对于从村庄走出的人而言,乡村不仅象征着与城市相隔离的生活空间,也象征着与城市相异的生活方式和价值选择。某种程度上讲,乡村是他们精神上、灵魂上的寄托,是意义生产的场所。乡愁作为一种情感状态表现为两种心理依赖:一方面是对家乡自然环境的依赖,另一方面则是对亲善人际关系的依赖。“乡愁”很大程度上是从内心深处产生的对乡村价值观念和故土情谊的地方依恋,面对当前乡村地域结构变化导致外出游子精神寄托无处安放的现状,传承乡土文化和情感记忆才能真正“记得住乡愁”。

“记得住乡愁”就是要让在世者不仅仅活在当下,还要兼备回忆过去与展望未来的反思意识和筑梦精神。在世者是家园的守护者,是生于斯长于斯的肉身存在与情感的承载者,是美丽家园文化的庇护者。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美丽乡村拥有其内在的精神底蕴,那就是华夏五千年的黄土之思和农民对土地热切之情,即为海

氏所说的“神之境”。中国梦的腾飞就生根发芽在承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片伟大的热土之上。人民群众有自己的思维,有自己的语言,那么就一定会召唤出属于自身独特的存在方式。这就要求我们深入乡村,密切联系群众,从而追寻乡愁。只有记得住乡愁,重唤走失的精神和信仰,才能诗意地栖居,我们才能回到自身本原的家。

参 考 文 献

- [1]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王庆节,译.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2012.
- [2] 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选集[M]. 倪梁康,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 [3] 秦红岭. 建筑现代性的反思:卡斯腾·哈里斯的建筑伦理思想[J]. 华中建筑,2015(9):7-11.
- [4] 柯小刚. 建筑的伦理基础:一个现象学的考察[J]. 哲学研究,2006(6):27-31.
- [5] 海德格尔. 荷尔德林诗的阐释[M]. 孙周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 [6] 习近平. 毁掉古建筑,搬来洋建筑,城市逐渐失去个性[EB/OL]. [http://politics. people. com. cn/n/2015/0111/c1001-26363462. htm](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111/c1001-26363462.htm),2016-01-11.
- [7]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 人民日报,2013-12-15(01).

On Heidegger's Dwelling Ethics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ling to the Nostalgia"

YANG Hang-zheng, HUA Rui

(School of Marxism, Xi'an Univ. of Arch. and Tech., Xi'an 710055, China)

Abstract: Heidegger defines "poetical dwelling" as the nature of residence and building, and identifies the spiritual home as buildings. His thinking about building and dwelling always contains the anxiety of the loss of spiritual home and the ethical concern of rebuilding the spiritual home, the core of which is "the manner in which we humans are on the earth is dwelling". Apart from the function of intercourse and communication, both dwellings and buildings play the role of the spiritual consolation of the mortals. Heidegger's dwelling ethics tells us that to cling to the nostalgia is to bear its weight by promoting 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to settle it by harmoniously intermingling architecture and ideology and pass it down with the unified inheritance of local culture and emotional memory.

Key words: nostalgia; Heidegger; dwelling ethics

【编辑 王思齐】